

蒙古族当代诗歌概览

——以刊发在《花的原野》上的作品为例 □海日寒

发展阶段

《花的原野》杂志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蒙古文学期刊,是蒙古族当代文学的摇篮。当代蒙古文学的大部分代表性作品均发表在《花的原野》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发展、变革与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变革基本重合。

蒙古族当代诗歌经历了革命建设时期(1947—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2年)和市场经济时期(1993年—至今)三个连续而嬗变的历史阶段。

革命建设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大一统的规范体系系统下,形成了蒙古族“社会主义诗歌”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形成了以革命、建设、英雄、理想、共产主义、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国家为核心话语的主题形态(当然有民族特色和地区风貌);形成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发展方向的美学形态,民间资源受到极大重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成为惟一创作方法,昂扬的“颂歌模式”被推向极致。与现代阶段(1947年前)相比较,此时的蒙古族诗歌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迅速成长,形成较大的书面诗人队伍。这一时期的主要作者有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齐木德道尔吉、杜格乐苏荣、纳·塞西娅拉图、哈·丹碧扎拉森、波·敖斯尔等。纳·赛音朝克图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纳·赛音朝克图当时是中国作协理事、《诗刊》编委,其抒情长诗《狂欢之歌》(1959年)首先发表在《花的原野》杂志上,当年被翻译成汉语刊发在《人民文学》上,引起轰动。巴·布林贝赫的抒情长诗《生命的浪花》(1959年)也是首先发表在《花的原野》杂志上,后被译成汉文分别于1960年、196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引起全国诗坛的关注。这两位诗人及其作品被写入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当代蒙古族诗人的重要代表。

改革开放时期,蒙古族诗歌从观念到形式、内容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新时期伊始,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主流,其代表是阿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诺力玛斯楞、纳·松迪、德力格勒仓、苏尤格、色·乌力吉巴图、萨仁其格等。80年代中后期,更年轻的一代诗人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特·斯勒、勒·超伦巴特尔、德·斯楞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腰·额尔敦陶克套、纳·熙乐、乌云格日乐、乌兰托娅等人崛起,使诗人队伍更加扩大和年轻化。阿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三位无疑是当代蒙古族第

二代诗人的杰出代表。阿尔泰的系列组诗《心灵的报春花》在《花的原野》首发后引起巨大轰动,受到蒙古族读者的高度礼遇。他出版了《阿尔泰诗选》《心灵的报春花》(阿尔泰新诗选)等重要诗集。《花的原野》首发的齐·莫日根的抒情诗《蝴蝶长鸣》、组诗《灰兔》,勒·敖斯尔的叙事诗《苏米亚》、组诗《牧马人之歌》《祖父的希日塔拉》等也引起巨大轰动。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也是蒙古族“朦胧诗”的始作俑者。他们分别出版了《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和《另一种月亮》《天风》等诗集,成为蒙古族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路人。而德·斯楞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腰·额尔敦陶克套等人更热衷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本土性表达,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学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境遇。第四代诗人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崛起,他们明显地分化成两个诗人群体,一组是知识分子诗人群体,以学者诗人为主,他们以蒙古族诗歌的现代化为目标,致力于观念的更新、方法的创新、文化经验的开拓,其代表是多兰、满全、瓦·赛因朝克图、额尔德木图、策登巴拉、昂基特、包·乌尼尔等,代表性诗集有《蒙古人》(多兰)、《温馨时光》(满全)、《遥远的预言》(瓦·赛音朝克图)、《没有翅膀的鸟》(额尔德木图)、《昂基特诗选》(昂基特)、《独木林》(包·乌尼尔)、《遥远的雪山》(海日寒)等;另一组是原生态写作诗人群体,继承了德·斯楞旺吉拉等人的文化诗歌传统,致力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表达,探索民族文化心理,标举本土化的旗帜,其代表作有《骏马家园》(恩和哈达)、《温暖人间》(那顺达来)、《色玛》(哈·巴图吉日嘎拉)、《北斗神韵》(宝音巴图)等。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在基层写作的诗人群体,如道·布赫朝鲁、套克图木吉等。

进入新世纪,蒙古族诗坛出现了新生代诗人群,大多是“70后”、“80后”,如朵仁珠拉、刚查茂都、海风、都仍吉日格拉、敖其尔巴尼、巴雅兀惕·桑杰、纳德米德、克·哈斯巴雅尔、格·恩和巴雅尔、包图干宝义兰、查荷玛、色·乌力吉吉日嘎拉等。诗歌界的“本土文化诗歌”热潮愈演愈烈,从

主题、价值到审美全面向本土文化回潮,立志建构游牧文化的审美世界。新生代诗人都仍吉日格拉、敖其尔巴尼、纳德米德等人的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他们分别出版了《火红的孤独》《水迹》(第十三月)等诗集。而新生代中的另一群体则更趋向于现代主义,热衷于现代经验的前卫表达,如朵仁珠拉、刚查茂都、海风、格·恩和巴雅尔、克·哈斯巴雅尔等。他们出版了《诗歌世界》(如朵仁珠拉)、《一棵树》(刚查茂都)、《郊外的秋天》(海风)等诗集。

当代诗歌创作的三个方向

从诗学思想上考察,蒙古族当代诗歌创作,在世界诗歌的影响下,形成了三个创作方向,即抒情主义、意象主义和语言诗学。

一、抒情主义。以抒情为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抒情主义无疑是当代蒙古族诗歌的主流诗学思想。其最初的重要实践者是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其中,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以直接抒情为特色,情感真挚热烈,抒情汪洋恣肆,风格质朴明朗;巴·布林贝赫的诗歌集史诗的魂魄、民歌的柔婉、赞词词的铺排为一体,注重营造意境,风格精致而雄健。阿尔泰、勒·敖斯尔继承并改造了抒情主义,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嬗变。如阿尔泰的诗歌,从形式上看是自由体诗,从内容上看是包容诗;他把抒情作为诗歌的主要功能的同时,将小说、戏剧的叙事、议论、对话功能引入抒情诗,提炼出了能够包罗万象的诗体。阿尔泰的诗歌既受惠特曼自由体的影响,也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悠长韵律,而且内容庞杂,对应了我们复杂的现实生活。相比,勒·敖斯尔的诗歌前期是很整饬的格律体,后期是变化多端的自由体,其抒情方式与巴·布林贝赫的诗歌有渊源关系,但更加自由灵活,意味的营构、抒情的激越、议论的巧妙成为其诗歌的特色。新世纪以来的“本土文化诗歌”基本上继承了抒情主义衣钵,比如满全温情浪漫的散文诗也把想象与情感的功能大加发挥。

二、意象主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现代主义诗歌和内地“朦胧诗”对蒙古族诗歌的影响逐渐显露,诗人们开始接受更加现代的观

念,探索更新颖的表现手法,意象主义诗学思想在部分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齐·莫日根的诗集《迷梦》、特·官布扎布的诗集《二十一世纪的钟声》集中体现了这一诗学思想。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抒情,而更多地将主客体融为一体,为思想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致力于客观呈现,将主体隐匿在意象方程式中,不予论说。前者的意象诗简短而复杂,总是将瞬间的复杂感受聚合为凝练的意象组合;而后的意象诗带着更多的内在抒情因素,意象如汹涌的江河奔流而来,表现复杂的思绪之流。第三代诗人仁·斯琴朝克图、德·斯楞旺吉拉的诗歌将意象主义融合到文化诗歌中,集中表现游牧文化心理和生活情趣;第四代诗人中瓦·赛因朝克图、多兰等人也不同程度的吸收了意象主义诗学,与他们的智性写作有机整合到一起。

三、语言诗学。蒙古族诗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新的诗学观念悄然发芽。诗人波·宝音贺希格对语言有一种魔术师般的迷恋,这种迷恋通过国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洗礼,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成熟为一种崭新的诗学思想——语言诗学。语言诗学的本质即以语言为本体,以语言重新命名世界,在这里,现实被读成语言现实,语言成为一切;内容与形式的合一,逻辑的非连续性,主体的语言化成为主要特征。宝音贺希格出版了《天之风》《九十九只黑山羊》《雪的邮票》等诗集。包·乌尼尔和哈·巴图吉日嘎拉也在语言诗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分别著有诗集《独木林》和《侵袭的五面》。

三种诗学的多元共存表明,蒙古族诗歌创作已与世界诗歌创作有了某种同步性,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

美学形态

近代以来,蒙古族诗人的世界意识逐渐形成,诗歌创作进入跨文化视野之中。蒙古族诗歌的美学形态也与世界诗歌思潮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概而观之,当代诗歌中共有四种美学形态:现实主义美学、启蒙主义美学、浪漫主义美学和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美学。《花的原野》杂志上的诗歌典型地反映了这四种美学形态。

现实主义美学在这里主要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革命时期的诗歌均遵循了这一美学原则,以反映论为指导,塑造典型形象,主体精神主要体现在抒情上,追求朴素和雄壮的风格,形成了“颂歌模式”,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赞诗成为主流。第一代诗人的作品均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特色,但由于蒙古族诗歌具有强大的浪漫主义传

统,部分诗人的作品也体现了浪漫主义色彩,如巴·布林贝赫和齐木德道尔吉的诗歌。

改革开放时期的蒙古族诗歌大都带有较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这当然与“文革”遭遇、现代化的呼唤和历史进步的渴望有关。第二代诗人阿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诺力玛斯楞、纳·松迪、德力格勒仓、苏尤格、色·乌力吉巴图、萨仁其格的作品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美学特征。他们诗歌中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启蒙主体,作品有很浓重的思考特质,反思性、社会性、批判性强烈,理性、真理、现代化、乐观的历史观成为权威话语。另一方面,由于蒙古族诗歌传统的强大吸引力,浪漫色彩也时刻体现在这些作品中,抒情性强烈。

浪漫主义美学主要体现在第三代诗人德·斯楞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色·敖特根白乙和第四代诗人多兰、满全、额尔德木图、策登巴拉、那顺达来、沙·莫日根、都仍吉日格拉、敖其尔巴尼、纳德米德等人的作品中。主体、理想和美成为他们诗歌的核心,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体现了一种反现代的特质,追求“宝木巴”(即“乌托邦”)理想,对牧歌生活的怀旧、对爱的世界的渴望、对“神话”世界的建构成为他们诗歌的主要特色。

而另一部分第三代诗人和第四代诗人的作品则体现了较强烈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色彩。如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特·斯琴、瓦·赛音朝克图、昂格图、海日寒、朵仁珠拉、刚查茂都、海风、格·恩和巴雅尔、克·哈斯巴雅尔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歌无论从表现异化、解构理性、重建诗意的主题上看,还是从孤独的主体、怀疑的价值观、悲观的历史观上看,或者从“新神话写作”、破碎化、零散化、游戏化等艺术追求上看,都烙着深刻的现代、后现代主义印记。从蒙古族诗歌传统看,他们走得最远、最义无反顾、最具颠覆性。他们第一次把丑、平庸、荒诞等美学范畴纳入到蒙古族诗歌中,并表现了一种变形美、病态美和朦胧美。

这几种美学形态在当下蒙古族诗歌创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诗人们在各自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着。

现代转型是蒙古族百年文学的基本主题。纵观蒙古族百年文学史,诗歌的变化最大,成就最突出,问题和困难也最明显。现代化路向与民族化路向是贯穿蒙古族当代诗歌史的两条基本脉络。历经五代诗人的努力,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辩证统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严酷考验。

《花的原野》文学月刊创刊于1955年1月,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创刊最早的蒙古文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迄今已出刊近600期。60年的春去秋来,60年的风风雨雨,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阅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批评从理论、观念到方法和样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学的本质没有变,《花的原野》对文学的信念、对文学价值的追求没有变。

上世纪50年代,《花的原野》从第二期开始系统地翻译发表苏联的《文学概论》(戈·罗·阿波罗莫维奇著),目的是希望刚刚走上新文学征程的蒙古族作家、诗人以及广大读者,接受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熏陶。汉译蒙发表的茅盾、老舍、赵树理等国内著名作家的创作谈、理论评论文章也深受广大作家和读者所喜爱,为文学创作和欣赏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到了60年代初,蒙古族文学理论工作者开始自己研究和编写文学理论读物,如连载于《花的原野》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索德那木拉布坦、日·田仓合著)即是。基础性的理论建设,有力推动了蒙古族文学批评队伍建设,也对蒙古族新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纳·赛音朝克图的《关于诗歌之我见》、巴·布林贝赫的《自由生活·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等理论评论文章,是《花的原野》创刊初期发表的评论力作,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让人感叹其见地之深刻、问题意识之强烈,可谓集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于一身。

改革开放初期,《花的原野》的理论评论板块迎来了新时期的第一缕阳光,蒙古语文学同国内汉语文学一样,春潮汹涌,大浪滔滔,解放思想的洪流冲破一切错误的、僵化的极左观念的藩篱,掀开了蒙古文学崭新的一页。《必须彻底否定“叛国文学”的错误论断》(社评)、《冲破禁区,迎来万紫千红》(乌·苏古拉)等文章,以及关于文学与爱情、文学与悲剧的讨论,都给文学带来了复苏的信息,文学开始向关怀人的命运、追求真善美的“人的文学”回归。《诗歌的时代,时代的诗歌》(塔木苏荣)、《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诗意的自然》(巴·布林贝赫)、《诺力玛苏荣诗歌的艺术特色》(贺·宝音巴图)、《夏的畅想》(苏尤格)等文章,表现出彻底否定极左路线之后的文学自觉,开启了蒙古语文学“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和批评的新时代。

坚守文学理想 根系民族大众

——《花的原野》60年理论批评回眸 □包斯钦

曾几何时,蒙古语文学敞开门窗,多边形借鉴国内外现代文学的优长,一改过去单一、僵化的局面,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全新景观。“心灵化”、“向内转”、“意识流”的阵风刚刚吹过,结构形态和叙事方式的变革、种种现代表现手法的试验紧随而来。在一些作品中,翻云覆雨,随意挥洒,时间、空间格局被打破了,情节发展的逻辑被重置了,却也能如诗如画,让人动容。《阳光下》(索德纳木)、《圣火》(满都麦)、《中年》(赛音巴雅尔)、《人骨崖》(嘎·希儒嘉措)、《狗妇》(乌力吉布林)等一大批小说作品的叙事、结构、审美理念,已经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高原七彩梦》(特·官布扎布)、《解旱之雨》(巴·宝音贺希格)、《第21个太阳》(特·斯钦)、《世界在马路上崛起》(达·斯仁旺吉拉)等诗歌作品幽遐奇诡、玄奥无极,让读者浮想联翩。这些作品以其先锋品格在文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一时间连《花的原野》开辟“探索诗歌”栏目的做法都成了人们质疑的对象。批评群体自然不甘寂寞,国内外的相关学说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草原,前卫的理论和新潮的方法成为解读、推出新潮作品的首选武器。一时间新理念、新手法、新尝试层出不穷,蒙古语文学百花园地争奇斗艳,姹紫嫣红。《花的原野》作为蒙古语文学中心平台之一,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内文化生态的变化和文学创作的深化繁荣,蒙古语文学开始思索一些较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世界文学大背景下的民族文学及其走向、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文学多元化、多样化与本土文学的价值建构等问题,都被不同程度地触及。《蒙古语诗歌艺术想象的新天地》(贺·宝音巴图)、《新时期蒙古语文学的主要特征》(策·杰尔嘎拉)、《再论文学的民族性》(布

仁赛音)、《小说艺术本体论》(乌恩巴雅尔)、《审美感觉与诗歌创作》(仁钦道尔吉)、《关于鄂尔多斯乡土文学》(哈达奇·刚、阿·哈斯宝鲁)等在《花的原野》发表的多篇文章表明,蒙古语文学理论评论正在紧跟时代的步伐,聚焦文学创作前沿,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责任。《花的原野》开展的关于若干小说、诗歌作品的争鸣以及关于朦胧诗和现代派文学的讨论,都在新时期蒙古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辙迹。每次讨论的起因和焦点虽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继承传统与创新、民族文学如何为民族大众服务的问题。而贯穿始终的根本性问题,则是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学理想与文学价值的建构问题。

比起80年代的喧哗与躁动,90年代的蒙古语文学评论显然多了些矜持与冷静,特别是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对蒙古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猛烈冲击,促使理论批评界开始沉思蒙古语文学如何适应新形势、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综合性的、学理性的、深入的现象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文学评论的深度和评论与创作实践对接的问题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即使是关于创作个案的分析评论也都力求摆脱华而不实、贴标签式的言说,而更加注重创作与评论之间的心灵沟通了。针对高亢昂扬的颂词虚语式评论盛行的现状,《花的原野》特意开办了《啄木鸟》栏目,还有人著文呼吁《文学评论需要苦味》(日·道格勒)。这时,放眼文学整体而具有系统性、学理性的深度评论、深入剖析创作个案或针砭时弊的“苦味”评论,格外受到读者的青睐。仅以诗歌评论为例,《关于蒙古语诗歌传统与创新的若干问题》(陶·德力格勒仓)、《蒙古语诗歌,路在何方》(敖·达木林扎布)、《现代诗现象引发的思索》(才布希格)、《活力与超越:探索的价值》(青格勒图)、《诗(蒙古人)的得与失》

(马·策登巴尔)等评论文章说明,蒙古语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开始得到认真总结,《花的原野》的评论乃至整个蒙古语文学批评阵营的理论范式悄然在改变。

进入21世纪后,反思、调整、超越成为涵盖蒙古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共同话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关切并如实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倾听并真实传达民族大众的心声;高度关切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完整性,以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唤醒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蒙古语文学创作不变的追求和最重要的精神主线。与此同时,文学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在发生多方面的积极变化。盲目跟风,追求“新、奇、怪”的形式主义被遏制,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反传统的另类创作不再吸引眼球,而代之以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各种手法技巧杂糅并用的创作理念,并成为多数作家诗人的共识。在此情势下,《花的原野》不断调整办刊思路,强化导向意识,为了把刊物办成名副其实的蒙古语文学中心平台,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理论评论板块得到了明显加强。《蒙古文小说:如何走向21世纪》(仁钦道尔吉)、《历史文化·时代·象征与梦想》(海日寒)、《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的艺术表现》(额·乌日更)、《神话世界与现实存在的交互作用及诗意的澎湃》(色·乌日斯嘎拉)、《蒙古文化视角与蒙古文学》(楚鲁)……从90年代后期开始,聚焦纯文学、严肃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逐渐占据《花的原野》理论评论栏目的显要位置,尽管其中一些文章似乎已经突破了一般文学评论的边界而成为一种学术探讨,编者还是把它们发表在综合型文学刊物上,足见其价值取向。这些文章从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中提炼出鲜明的理论见解,以公允和建设性的话语方式与创作群体深入沟通,深刻影响了创作实践。

60年过去了,《花的原野》始终扎根民族大众和民族文化的沃土,响应时代的召唤,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社会奉献出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如今文学消费日趋快餐化、娱乐化的现实背景下,《花的原野》依然坚持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的办刊风格,坚守文学的理想,实属难能可贵。

<p>广告</p> <p>好作品让生命发光</p> <p>小说 精选头条 乡下一年(中篇) 肖建国 实力短篇 荒芜者 马笑泉 羊皮记 江洋才让 贵族 王清淮 大雨倾盆 曾剑 浪潮1990 松涛(短篇) 柏银桦 故事(短篇) 唐梓 散文 心写实 单亲妈妈育儿笔记 陈诗 通往岛上的路(外一篇) 沈念 博士论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文本解剖 李浩 营销“感动” [日本]李年吉 跨界 药香沁人 东方莎莎 手稿 湖光山色(长篇选章) 周大新 汉诗 长诗 无题4号 [日本]田原 短制 阿北的诗 阿北(点评:何超群) 民间诗刊档案 《南京评论》 黄梵等</p> <p>社长:杨克.副社长:欧阳露.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zp2001@21cn.com.</p>		<p>开卷 面对海的十八种表述 ... 王学忠 家族(组诗) 谭毅 诗潮 轩轳轼轲的诗 轩轳轼轲 毛子的诗 毛子 玉上烟的诗 玉上烟 加速度 安琪 译介 [叙利亚]阿多尼斯的诗 欧阳旦译 视角 写诗,失败主义者的事业——关于《少年史》的对话 刘波 谷禾 新星 少年史(长诗节选) 谷禾 砂丁的诗 砂丁 吴素贞的诗 吴素贞 “一根钉子”与“一只老虎”——砂丁的诗与吴素贞的诗 陈义海 百家 李朝润 章德益 储福金 赖熹 成秀虎 策划·异乡 蓝野 陈人杰 杨献平 彭一田 江浩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圆桌 百年新诗:本土与西方的对话 ... 罗振亚主持 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扬子江诗刊社.邮编:210019.电话:025-86486051.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局.订阅:1.全国各地邮局(所),邮发代号:28-270;2.直接汇款至杂志社邮购(全年54.00元).2015年9月5日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9-542X.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2-1787/I.定价:9.00元。</p>		<p>青年作家 YOUNG WRITERS</p> <p>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p> <p>主编:梁平</p> <p>2015年第11期总第451期</p> <p>目录</p> <p>开卷名家 山南记/阿来</p> <p>特别推送 小昆短篇小说辑 飞来一片村庄 小河就在路边流淌 创作谈:千树万树梨花开</p> <p>锐小说 在任何孤城里/唐隼 夕阳无限好/蒋林 下午的椰子糖/陈夕清 一条路通往月光/白灼</p> <p>天下诗歌 热爱与孤独(组诗)/张琳 看树叶落在水里(组诗)/黎明 乙未之诗(组诗)/刘泽球 烟云早已千里万里(组诗)/李皓</p> <p>散文四章 合唱(三章)/沙爽 草木纪(二题)/刘学刚 青海七日/阿贝尔</p> <p>艺术镜像 莫西子诗:心中有原野/雷雪梅 Little Boy——信仰的力量/张璐</p> <p>订阅方式 >>>> >1 邮购订购 >>>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 邮发代号:62-130 >>> 汇款订购 >>>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7号 >>> 文联大厦6楼(610015) >>>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p> <p>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p>		<p>邮购启事</p> <p>2014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定价:300.00元/全年,共两册,不单卖,不另收邮资;也可零售本报,每份1.00元,另加挂号费6.00元。</p> <p>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p> <p>收款地址:100125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6层 收款人:吴晨 联系电话:010-65046620</p> <p>声明</p> <p>本人张昊,不慎遗失毕业证。证书编号:114181200706003686,发证机关:北京城市学院,发证日期:2007年7月1日,现声明作废。</p>	
---	--	--	--	---	--	---	--